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湯子遺書卷四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邵颿

欽定四庫全書

湯子遺書卷三

工部尚書湯斌撰

序

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順治壬辰七月御試

朕惟一代之創興必明一代之制度葢紀綱倫敘千載維同而規模品式累朝各異自唐虞以來典謨大備商著風䧺用儆有位周垂官禮具訓百工莫不煌煌巨麗

於今為昭然道取稽古政貴因時近代惟明本朝所監
其設官分職原本古昔權殺於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
員省於唐而職任之貫理甚周禄凉於宋而蠲復之恩
禮愈渥宏謨曲算可謂博大精詳矣至孝宗秉睿哲之
資股肱多忠良之彦於弘治十年詔修大明會典閱六
年而告成其後因時損益每進加詳制度文為於焉稱
備使其臣工克遵罔替何難彷彿殷周比隆虞夏哉朕
於萬幾之暇時一披覽因念本朝受

命九載於茲而典則不章臣鄰罔守朕甚悉焉用是特
命諸曹纂輯舊章别類編文分年紀政以官聯部署為
綱以事物儀文為目同異兼晰而無因革難通之患巨
細均該而有本末咸宜之美法則折衷於前朝謨訓聿
彰於昭代誠至治之良猷實萬年之金鑑嗚呼法難明
而易昧民難安而易危寅恭協應勿持禄以養交成憲
是遵罔紛更而多事使百姓聞令而心服則朝廷無為
而日尊百爾君子尚其敬哉世世子孫尚其敬哉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為人本性之中五常具備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恥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為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彊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

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為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顔曾思孟成己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舂陵直接鄒魯程張邵

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有淺深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葢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牒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而不敢與大宗同抗葢誠有不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畧躬行又有為儒佛合一之説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

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為修而合家國天
下以為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共復其性謂之
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容
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為正
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為
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蓋吾儒傳心
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斌謝病歸田

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耳吾之身天實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為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堯舜同量而明物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試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顔

曾孟由孔顔曾孟而證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實實體驗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量長横分畛域妄起戈矛不幾負先生論定之苦心乎陸子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茍知本六經皆我註脚斌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矣

孫徵君先生文集序

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為宗匠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歷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為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本原慨然以聖人為可學而至天啓乙丙

閹大興鈎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横被榜掠故交避匿

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旛為之鳩衆佽助生死禍福

不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復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

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貢堅辭不應晚年

移家蘇門聲華刋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

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為文章皆

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

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精義

明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為歸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茍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揣摩臆度以軒輊先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終日無惰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談學至丙夜不倦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彊不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絶俗

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為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為
興朝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

蕺山劉先生文錄序

蕺山劉念臺先生文錄十八卷斌奉使於浙先生門人黄君太沖與其孫茂林見示得受而卒業焉喟然歎曰先生之學至矣程朱以來體道之精未有過焉者也葢

嘗論之濂溪得孔孟之傳其說太極圖也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此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旨也而論者以為易流於禪吾謂不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者天之心也性者天之理也天理非可以動靜言而主靜亦不可以時位論泥主靜之說而不得其義固易流於禪若昧主靜之意而徒事於標末補綴則隱微多疚人品偽而事功無本此鄉愿之偽學孔孟之所

深拒也程子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得之又曰學者敬以直内為本朱子曰靜者性之真也涵養中體出端倪則一一皆為已物豫章延平師友相傳皆是此意其曰窮理者亦窮天所與我之理也故可以盡性而至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其功也後人失其精意遂至沉溺訓詁泛濫名物幾於支離而無本王文成致良知之教返本歸原正以救末學之流獘然或語上而遺下偏重而失中門人以虛見承襲不知所以致之之方至龍溪

四無之說出益恍洋恣肆縱橫自如儒佛之籓籬盡撤其流弊有甚焉者故高忠憲顧端文以性善之說救之夫學者於極重難返之際深憂大懼不得已補偏救弊固吾道之所賴以存學者先識孔孟之真身體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見焉未嘗不殊途同歸如顏曾為大宗而由賜師商各得聖人之一體若學力不實此心無主徒從語言文字之末妄分畛域根柢未立枝葉皆偽其所為不越功利詞章之習而欲收廓清摧陷之功吾恐言

愈多而道愈晦聖賢心傳不見於天下後世也先生生
文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遊其學以慎獨為宗於天人
理氣靜存動察辨之不厭其詳而終以靜存為要嘗曰
姚江之後流於老莊東林之後漸入申韓故擇取中庸
以復先儒之舊平生於寂寞凝一中發其聰明智慮通
籍四十年敝帷穿榻蕭然布素其立朝也秉義據經難
進易退自曹郎以至總憲前後章疏十上大約志在振
肅紀綱敦崇廉節重仁義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

人不得典兵預政廷杖詔獄悉當報罷寧人主見為迂闊而不敢貶道以從時寧與執政相齟齬而不敢容嘿以阿世慎獨之學以之自修者如是以之告君者如是以之勉寮友誨門弟子者亦如是遭際鼎革拜辭家廟絶粒空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飲食也觀其語門人曰胷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通微達性之學至是而始得所歸宿焉植天經扶人紀固吾儒中庸之道非老佛之幻視君親與鄉愿偽學依回附和者

所可假借吾願學者捐成心去故智法先生為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所在由是上溯濂洛關閩以達於孔孟則姚江梁溪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斌有慨於聖道之失真微言之將墜故不禁娓娓言之

贛州府誌序

按贛之為郡處江西上游漢唐以前視若荒服至宋濂溪周子通判州事其時趙清獻為守程大中令興國識濂溪於南安命明道伊川受學焉伊洛文獻之傳實肇

於此文信公亦以守郡建大義興勤王之師故豫章理
學節義冠冕海内而贛郡尤著云然地大山深疆偶繡
錯姦宄不測之徒時時乗間竊發疊嶂連嶺處地既高
俯視各郡勢猶建瓴非得博大通方威信重臣鎮撫其
地則閩楚江粵往往多事故前代特命憲臣駐節於郡
王文成公授提督專征伐剗平山寇厥勲爛焉及宸濠
逆命天下震動公率二三郡守統兵數千旬日之間擒
俘宸濠舉豫章數千里地歸之朝廷豈非重地得人之

明驗與而文成公學本周程在贛日與洛村善山南埜東廓諸君子講明良知之學天下儒者以虔南為歸可謂盛矣虔南盛衰既關數省之安危而聖學修明又肇端於此地故其山川磅礴鬱積潆迴蜿蜒非他郡所可頡頏也予既考閱舊誌得其形勝扼塞之要間嘗登城眺望見崆峒天竺萬峰迴合貢水章江雙流奔湍北顧十八灘巨石側立如犬牙森森想見清獻疏鑿之跡謁濂溪書院修其俎豆信國文成二祠亂後梵燬予移祀

書院廣集諸生執經揖讓於前念典型之尚存思徽音之如在不禁為之低徊流連也獨是山川如故風俗漸漓戶口消耗賦役繁難選舉應南宮試者十二邑僅數人耳何今昔之不同如此是非任旬宣牧守者之責與後之君子撫覽茲編尚加意綏輯再見清獻之休烈而與賢士大夫講明性道尋墜緒於微茫以上追濂溪陽明之風知必有洛村善山其人出而應之者矣

勸賑序

順治十六年歸德霪雨為災自夏徂秋煙雲慘淡洪流浩浩彌望數百里麥未登塲黍稷弗播睢州地尤沮洳城郭傾圮蓋父老傳聞以為百年之内所未有也比冬民將扶老攜幼就食四方郡司李饒陽符公慨然軫念遍履部内開誠勸諭繼以涕泣於是各邑聞命輸助麥穀者皆以萬計公之至睢也揖知州事戴侯而言曰上天降災眚於兹土惟我官吏罔獲辭咎其曷敢弗欽既又進紳士耆老再拜而言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當茲荒歲窮民流離盡矣若珍此豆區之遺倘變生意外安能洗腆用酒而稱無事乎衆咸曰唯唯此流離民誰非我之鄉里親戚乃重煩明公憂於是竭輸者立粥場者恐後自城市至四境村鎮煙火相望前此民之扶老攜幼奔走四方者皆相告來歸繼而河朔淮泗之民以梁苑為樂土越明年麥登乃止當斯時也予方銜命嶺北秋八月請告歸里入境睢之父老曳節跋履率其子弟遮道言公功德曰去年微公我聚已為墟我屬已

為魚矣予曰然抵舍則父老又曳筇跛履率其子弟造於庭曰公大有德於我邦父母兄弟惟公之賜春耕夏藝惟公之賜我民何以云報願為賦詩以紀公功詠而歌之子子孫孫俾勿忘予乃颺言於衆曰公官以刑名職在懲貪糾猾非錢穀撫循之司也然公學有淵源故平日為政察奸惟明去暴惟勇豪民蠹吏竄伏如鼠而疾痛負冤之民若承雨露公方崇教化日進譽髦而課藝之末嘗恃桁楊之威也予昔自潼赴顛晤公於杞公

為予言刑以弼教非以為教也然書不云乎既富方穀
中州自兵火以來家無蓋藏民鮮二餔設不幸有方二
三千里水旱之災不知何以禦之往者天下常多故矣
其先由饑饉頻仍縣令不上聞藩臬不下詢視民間欣
戚漠然不關於心以鳩形鵠面之人而催科是問於是
民始忍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自棄於盜賊夫養
不遂則教不興教不興雖有臯陶為士亦不可以理此
予緦緦然不能已於懷者噫以公言觀之可謂識治之

本矣予既感公之德又重以父老之請乃拜手頓首而
為頌曰歲在巳亥商羊告災梁園千里蒼茫莫開麥禾
云腐蒲葦塞路耒耜高懸爭網魴鮒夜吼蛟龍庭游鼃
鷺苦雨名篇愁霖綴賦惟公曰嗟惟我赤子兵火餘生
何以堪此乃檄守令予親履野時駕輕舸時乗羸馬臯
陸渟泓旌旗瀟灑八邑咸臨至睢之下呼爾冠紳拜手
廣厦毋吝爾有哀此孤寡紳士合言惟公之命惠我惸
獨敢不敬聽迺輸倉箱迺助釜甑煢煢子遺室如懸磬

聞公之命交手相慶廬幕周旋炊煙繚繞左餐右粥歌呼昏曉我公之歸雲霞縹緲淮泗河朔民欣再造何況宋州敢忘拜禱春爾條桑秋爾滌場我公之功高山蒼蒼烝爾祖妣洽爾鄰里我公之功河水瀰瀰

睢州誌序

睢州處杞宋之間壤地不過百里而春秋諸侯會盟戰伐與漢唐攻守之跡往往在焉至宋為神京左輔稱雄郡明代文物聲明甲於兩河及其亂也鋒鏑日聞受禍

倍烈蓋地處中原之衝世治則冠裳輻輳有故則干戈
相尋勢使然也余少時好從長者訪求郡中故實壬午
兵火之後繼以河決故家遺書一朝俱盡後於河北得
李司空舊誌手錄以歸吾友吳君冉渠博學好古又購
得嘉靖間上黨程公本手自校讐網羅近事摭遺文
功未告竣會中丞賈公有修誌之檄郡守取其稿以應
倉卒付剞劂金根帝虎之譌觸目皆是田賦源流未詳
山川古蹟遺脫附會為多名宦事實寥落人物自漢魏

至宋元名臣高賢表表史冊者姓氏湮如入明以來理學勲業忠節文章彪炳寓内久列一統志者皆僅於選舉表中一見姓名而已使後生末學至語及先輩行事茫然莫知所從來何由聞風而興起乎大者如此若幽貞之士孤嫠之懿沉埋於荒谷廬井者又不知其凡幾也余知非冉渠定本林居日久桑梓掌故聞見漸熟參稽前史蒐獵散佚復尋訪父老而折衷之不敢自名州志分為數帙曰睢陽耆舊傳曰風俗志曰遺事考至理

學則附入洛學編藏之篋衍久矣雲安程公閱誌病其
譌陋不以予空疎無似委之重加叅訂余惴惴以不克
勝任是懼時冉渠已歸道山從其令嗣搜索遺稾更發
予敝笥而檢閱之核偽黜浮遠不遺而近不濫時當溽
暑楗户終日目涉手抄汗流接踵較舊志事增十之五
六仍舊定為七卷公一一裁定遂鐫金授梓余於是益
歎公之大有造於睢也睢之為州城郭遼廓土田軍民
犬錯賦役叢雜壤多沙鹵黄河之患頻仍民寡蓄積一

遇水旱道殍相望且界連曹衛奸盜易滋經畫調劑匪
易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編粗定後來者不須
旁詢掾史而因革法戒一展卷而得其大畧豈特一二
世之利哉吾又因之有所感矣前代吾州盛時世家耆
碩縹緗充棟操觚之士比屋而居自嘉靖以來百有餘
年未聞以誌為任者獨賴劉教諭人物一編存其梗概
於郡事則未詳也今公於戎馬倥偬征輸孔亟之時毅
然為之豈不誠識治要君子哉愧余謭陋寡聞且隨縉

隨梓不暇廣質同人舛誤缺漏勢所不免博雅君子覆加增潤以成一郡之典則兹編其前驅也夫亦實余之所厚望也夫

孝經易知序

孝經註釋箋註凡數百家近惟新安吕忠節公所著本義大全最稱詳備吾友登封耿逸菴先生家居講學復著易知一卷其言簡而盡明顯而精切與忠節所著互相發明誠後學入德之津梁也古昔盛時人重倫常家

敦仁讓故風俗朴茂治道還淳太和之氣洋溢宇宙軏近之世教化不明本實不敦殫精竭思皆枝葉浮華雖名譽動人而本心已失象山有言親師取友為學力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此言切中學者病根而吳中為甚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少年讀孝經題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吾人奉父母之遺體當思父母生我之身無一體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理之不全何

以保守成其為人不至放失淪於禽獸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自學路久迷陷溺日深重以侈靡之習淫佚之說功利之謀所知所行皆人欲而非天理夜氣之良偶一醒悟真堪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奚暇雕繪浮藻馳求聲譽乎天下萬善同出一原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故事君不忠非孝也事長不順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居官不廉非孝也臨民不寬非孝也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

非孝也應事接物一念怠數一念刻薄非孝也事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知從令之非孝矣而未能諭親於道養生送死盡禮矣而未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其孝猶為未盡也故事親事天一道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哉誠能盡孝之道則精義入神參贊化育不外是矣一人盡孝則一家化之一家盡孝則一國化之推之天下皆孝子四海皆仁人則民氣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尚何憂治道不唐虞風俗不三代歟

劉山蔚詩序

嘗聞詩者心之聲也尚書曰詩言志孔子刪詩三百而蔽以思無邪之一言此千古論詩者之宗也騷雅而後言詩者無慮千家我所推重獨靖節少陵耳靖節真懷高寄簞瓢宴如蓋置身羲皇以上而不知有漢魏者也少陵閒關氛祲曾無虛日而感時憂國忠愛纏綿即一飯一吟不忘君父故我謂思無邪一言惟二子足以當之即以之續三百篇可也近代空同大復振衰復古為

風雅準的或慷慨豪岸或俊朗風流實各肖其性情糾
彈戚畹中夜悲歌抗表閶闔脱屣簪紱浩氣清風至今
猶可想見於長歌短詠之間故二子者猶得靖節少陵
遺意中州為空同大復之鄉蘇門浚川諸君子先後主
盟詞壇吾意今日必有能似續風雅者求之同里而得
簣山田子焉又因田子而得商丘劉子山蔚焉山蔚温
粹沖遠嘗隱居南村疎籬竹逕焚香吟詠聲琅然達戶
外獨與簣山往來唱和無間也余從簣山處見其詩春

容蘊藉如朱絃疎越不作哀草寒蛩之響而天真爛漫
深有得於言志之義絶非雕繪篡組佶屈纖巧者比吾
信其能繼蘓門諸君子而復見空同大復之盛者也夫
靖節少陵當時詞章瑰麗樹幟藝林蓋不乏人然或馳
情富貴濡跡風塵康樂摩詰未免遺恨二子窮愁著書
志意皭然聲名獨翺翔雲漢星日之表石門輞川舊蹟
具在後人過之豈能與栗里浣花同其歆慕哉山蔚孝
友敦行鄉黨無間言其性情有大過人者自此益加砥

礪感遇莫移其志拂逆莫動其心蓄焉暢焉肆焉擇焉且欲已之而不得焉比興寄托自合三百篇之指歸靖節少陵何難千載輝映乎山蔚將刻集問世託簣山索余一言余不敢以固陋辭因為序之如此

蔡氏族譜序

昔三代之時多世臣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子孫世守其家數千年不忘其所自始太史公之著史記也公侯傳國名曰世家亦其遺意也魏晉以來九品中正

之法行而世族益重王謝顧陸盛於江左隋唐崔盧李鄭號為右族至為天子所稱歎然其初類皆有公侯將相名聲顯赫所謂貴其姓者也其後則皆以姓貴耳自辟薦科舉之政行天子所與共天下者皆誦習孔孟之徒故旦白屋而夕朱户則其貴不在世族而在詩書然又有官躋崇要而後世不欲聞其姓字或宦途顛頓甚至終處岩嵁狎鷗鷺而採薇芝者名震霄壤則貴其姓又不在官爵而在德義矣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蔡叔度

既遷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以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後世往往為將相名賢史不絕書如中郎之博藝也子尼之雅正也君仲元應之教也端明之政事文章也季通父子與介夫之學皆照耀古今矣睢陽之有蔡氏也自元季始也世世多名人濟南司馬兩公父子相繼登巍科濟南清介剛果治行為海内第一司馬豐功偉績在馬端肅許襄毅之間雲中兵變談笑而定之著在國史班班可考也下此若懷寧君之執法郝

睹雁峰君之耽精著述館陶贑州二君之齊名文苑此
予得之傳聞者也月賔懸圃兩君之文章才藝緼藉風
流則予所親炙者也然則天下之言蔡姓者必歸重於
睢陽而睢陽世家亦必以蔡氏為重豈無故歟鴈峰君
始作族譜亂後失散我師茂翁先生窮搜博訪得其原
稾續成之姓源世系塋域各有圖先世之有聞者為家
傳女子以節著者為外傳誥勑祭葬碑銘附焉可謂彬
彬然詳且備矣手録一帙命斌校正斌既素仰濟南司

馬之德業而又有感於懷寧諸君之賢與中郎子尼諸君子相輝映也且我師採購之勤紀述之精皆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可不亟表章故舉人之所以貴其姓者以告後之人焉後之子孫觀斯譜也尚思繩其祖武勿墮家聲以無負我師之志則孝矣

唐成齋制義序

吾嘗謂六經之文體製迥別而義藴無窮千萬世文章不能外焉下此如老莊荀列申韓之書屈原宋玉之騷

賦漢兩司馬董仲舒劉向揚雄唐宋韓柳歐陽蘇曾之文章方其書之未成也天下固不知有如此之文也及其既成而出之雖純駁不一皆為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文何則其學有本而發之性情者真也人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術有真學術而後有真文章若徒剽竊模擬雖窮極工巧終為陳腐歸於澌盡泯滅而已譬之草木種種花實各不相肖皆含造化之生氣翦綵為之何足貴也自有制義以來守溪荆川典型具備當時之人固

不意其後之有鹿門震川也鹿門震川變而之古浩氣
逸情籠絡一代不意後之又有正希大士也數君子者
皆負孤特無所附麗之志而又深以數年之學故其文
能自樹立不謂前之人已極後之人遂無以加也近日
士子不務為有本之學專一剽竊摹擬入書肆購決科
之文數百篇閉門而誦之又擇其庸腐纖靡者以為式
左剽右撦幸而獲第取其所揣摩之技鏤板布傳後生
又從而效之所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朽敗而不可食

而天下幾無真性情矣予方惆然憂之而成齋唐子以平日所作制義見示讀之見其磊落宏肆脫去畦逕於古人之法無所不備而欲摘其某字某句為蹈襲某書某篇者不能也其能繼正希大士而遠紹王唐歸胡無疑也成齋操履端潔於人不妄交見事之乖於義者必正色爭之司李撫州持法明允決大獄伸理沉寃不畏彊禦卒以直道獲戾貧不能治裝士民爭為居停及歸杜門窮經課里中子弟選定古今文手録成筍布衣蔬

食茅屋數椽不能蔽風雨泊如也是其性情有大過人者故為文能自運機軸不屑屑隨人步趨而自與古人法度黍毫不爽誠有其本也吾又因之有所感矣富貴爵禄賢者得之固多而不賢者得之亦復不少若天之所不甚愛惜未甞擇人而與之也獨於文章不輕畀人故往往有享高爵厚禄聲勢赫奕足以震動一世而求一言之幾於道者無有也成齋之文如此而不能博一第甫仕即蹶輪困抑塞殆終其身而撫之人歌而思之

鄉黨後進無少長皆知有唐先生也彼貴倖一時茫然無所自恃者視成齋為何如余序成齋之文而必原本六經及歷代子史大家者誠見文必有本而後可傳更望成齋勉之不僅以制義傳也則庶乎不負天之所畀也已

黄庭表集序

戊申遇黄庭表先生於錫山以所著忍庵集數卷見示當是時吳中文章家方以聲華浮艷相高而先生獨原

本經術以古人為繩尺心竊重之後十年同應
名至京師有明史之役遇休沐輒相過從遂得盡讀其
近稿益歎先生之學大而有本非時賢所可頡頏也竊
謂學者為文必内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始不徒為
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絢爛如春花柔脆隨
風飄揚轉眼蕭索何足貴也西漢儒者湛深經術不為
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通達治體議論深切於事情莫
如賈長沙而好為淫靡綺麗之辭不根據理道莫如司

馬長卿此固人所易辨非甚深遠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叙述古今文章之盛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揚雄之倫詳矣而賈董曾不一及焉何歟宋儒以退之為文人之雄未可言知道其殆以此歟夫相如之賦義在諷諫有為而作君子猶有取焉若近世自命作者輕俳浮薄捊集稗官野乘繁淫怪誕之辭妃青儷白補綴成篇其意可數十字畢者率衍為千百言而不休徒以示我之高才博聞為譁世取寵之具將古人立言之體

蕩然無復存矣安能望相如之眉睫哉今觀先生集中圖書象數之奥性命理氣之微闡發幾無遺藴禮樂兵刑漕渠水利盛衰沿革名物度數無不究極原委期鑿鑿可見諸施行其斯為體用兼全之學也乎其為文也醇雅而不冶簡質而不繁謹嚴而不夸吾不敢知其於先儒何如要之為董賈不為相如有斷然者先生操履端静雖出入禁林官稱侍從而所居委巷版門竟日無剥啄聲凝塵蔽榻寂寞著書刻苦要眇如窮愁專一之

士蓋其志量遠矣其人如是其文亦如是是豈可偽為哉

西澗集序

予往在長安晤王去非於慈仁僧舍得劉子道力刻詩一卷余與劉子生同里交遊頗久而未知其能詩竊歎天下恢奇不羈之人雖久與處猶未易盡識如劉子者往往然也及予自嶺北歸里日偃卧茅齋交游鮮通問者獨劉子時時過從敧竹數竿松陰滿逕談詩竟夕歌

聲蕭然振林木劉子巨族家故饒少遭喪亂不事家人生產遂貧落篤好吟詠庭戶牖榻題墨幾滿家人或誚讓之曰此何物曾不足以供饔飧劉子怡然不為少變也家既貧達官貴人鮮稱譽之而劉子負嶔崎歷落之骨亦恥與達官貴人遊時扶杖孤往徜徉自放焉或談及仕宦紛華田廬貨財昂首雲霞弗屑也噫今天下身世通顯者莫不自托於歌吟聲詠沾沾以為能而胸懷齷齪往往以半畝數椽爭競不息宜乎劉子之以白眼

當之矣今劉子聞東南多佳山水波濤洶湧峰巒峭峻將扁舟於采石九華之間而肆志焉乃集近詩命余敘之余以江上往來多隱君子必有知劉子之詩者故不具論論其為人大略云

楊彭山春望詞序

京口形勝甲東南金焦北固其名特著故畫舫籃輿日萃其下而未有知所謂楊彭山者是山也雖無奇峰危巘深磵絶壑之觀然登其上而三山雲樹環翠如屏長

江洶湧風帆隱見與潤州城堞樓櫓烟火十餘萬家無不近在几席俯仰指顧亦登臨之勝槩也特其名不見於山經輿志故騷人之遊屐不至即或至焉而文字不足以發之世亦莫得而傳焉則山川之幸不幸豈不以人哉戊申三月董子文友來自毘陵與何子雍南程子千一偶登此山乘春騁望各賦詩十章曰楊彭山春望詞二子皆以詩文擅名當世其詞雖記一時見聞所及而江山形勝如指諸掌吾聞京口盛時名家巨族競選

山水靚治之區治園亭臺榭極四時遊覽之娛自海艘
告警山川如故風景頓殊三子懷古睠今感慨係之宜
其詞之婉麗而悽愴也夫天下幽巖邃壑徒為樵夫漁
子所棲遊者多矣此山南望則米元章之遺墓在焉其
西則昭明太子讀書處也風流文章彷彿想見其人何
從來遊者篇什零落乎此詩流傳於世吾見尋奇探幽
者詫為奇聞異蹟必將載酒登高窮極眺望壘版淋漓
侈為遊覽盛事四方聞而不得至者與金焦北固同入

夢想也故我謂仙宮佛窟士女繽紛不可言遊遊楊彭山者自三子始書此所以慶此山之遇也

雪亭夢語序

雪亭者蓮陸魏君侍徵君先生於夏峰自名其所居之室也夢語者記其所聞於師與夫讀書有得之言以自考也蓮陸受業先生之門三十年中頻遭喪亂患難與共及先生遷夏峰蓮陸自山右辭官而歸率間歲一至每至必留數月後構屋以居為先生訂正年譜白雪盈

山孤燈午夜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故及門問答之
語蓮陸為多庚申中秋余卧病燕邸君自上谷策蹇來晤
見余繩牀破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
味因出夢語讀之余病為之頓減京師繁囂余寓齋居
闤闠間車馬之聲不絕而門内數日無一足音蒼苔滿
逕槐落凝堦獨君時披户入掃敗葉煮苦茗君或擕酒
至則相對陶然共酌而夢語首章敘豫章延平結茅水
竹象山白沙陽明念菴山居静坐故事又敘一峰畱容

荆川青衣布履卧處惟一板門以為諸君甘貧樂道守孔顔家法余因自念壯歲歸田怱怱二十年雖從遊夏峰亦嘗設榻雪亭與聞緒論而因循玩愒無所成就今年逾五十奉

召史局汗青無期惟杜門絶應酬稍存山中面目視君蕭然世外不及遠矣故讀夢語輒廢卷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有以也令衰病侵尋行將乞休與蓮陸相約以餘年證明師門宗旨無忘雪亭夜坐時青松白石實聞

斯言

西山唱和詩序

宋子牧仲遊西山歸示余詩一卷而屬為序余謂山水文章恒相因也謝康樂赤石麻源諸詩岡嶺谿澗松竹猿鳥讀者歴歴如見元次山道州諸詩柳子厚柳州永州諸記亦然獨怪終南去京兆為近唐世號多詩人遊南山詩彷彿康樂元柳者殊不多見也豈士大夫身處京華日僕僕緇塵遂不暇窮山水之勝與抑或縈情圭

組不能心跡雙清雖遊而詩亦不工歟牧仲官西曹稱繁劇更盡心職業嘗爭疑獄數大案似不暇遊又清羸善病而乃於休沐之頃呼朋攜子極登臨之樂其詩與康樂元柳不必盡同要之蕭閒淡遠無長安貴遊繁躧氣習披覽一過煙雲杳靄繚繞几席間信牧仲於山水文章有深情也余入京師且數年埋頭史局怱怱無意緒每薄暮下直信馬垂鞭望西山暝色輒凝目久之而不果一往今序牧仲詩余滋愧矣

王似齋詩序

詩以言志而雜出於貞淫正變上世采之以覩風尼山刪之以垂教誠謂本於性情而足以風化天下耳後之作者非不研思搆彩窮姿極情或尚高華或朋奇奥要於風化亦有補否王子似齋辛酉科余所取士也承其尊人慎齋家學出其緒餘發為詩歌擬古懷親送弟憶昔諸篇温柔敦厚最近風騷以為詩也是名理也以為理也是象趣也求之也近而即之也遠豈徒研思搆彩

窮姿極情而已哉近時取青媲白與夫險仄僻拗者尤不可同日語矣努力自愛振起頹風不無厚望世其可僅以文人目之乎

送魏蓮陸歸保定序

昔孔門諸賢惟顏子最為好學孔子稱之曰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而不言所樂何事及觀喟然一歎然後知顏子之樂真有不能自已者區區貧富得喪不足以易也孔子生平心得弟子不能傳而孔子傳之自十五

志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固夫子自述之年譜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與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即夫子自傳之像贊也孔子與顏子相知最深所稱終日言而不違者也而魯論所載與顏子言者寥寥豈其微言妙義門弟子不能盡識而顏子獨能默悟神會歟因歎聖人之文義蘊宏深而喟然一歎一聖一賢之精神至今猶在天壤也吾師夏峰先生平生大節偉然其氣力足以砥柱兩間而細行必矜小物克謹

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其自述日譜凡日用動作與應事接物纖細必書雖患難流離人事繁沓未嘗一日稍廢晚年造詣益精默契神化超然獨得非先生不能自知也蓮陸魏子從遊日久庚戌冬自上谷來蘇門先生以日譜授之使删定焉雪夜挑燈中宵不倦爐火既爐丹鉛未休余以胃病未得共事明年春將北歸貽書屬余校正余何敢辭獨念蓮陸才大而養之以静學博而守之以約嘗刺晉之大州搜訪隱遺折節下士去官之

日匹馬雙僮而已世俗升沉得失無足介其胷中者後日為師門顔子必蓮陸也譜中所載八十年來躬行心得歴歴可考蓮陸定有得於精神意氣之表未可以言辭形容者矣昔朱子與吕成公輯近思録於寒泉精舍至今過者必徘徊想像其處我觀後之遊蘇門者亦必將訪問魏子删述之所低回流連而不能去矣於其行書以送之

送宋牧仲分司贑關序

戊午宋子牧仲以秋官尚書郎視榷贛關於其行也同朝士大夫贈之以詩至盈卷軸余於宋子姻友也適應召來都下不可以無言贛州居江廣之交地號僻遠往時榷政以通判領之歲時報成數而已後用言官議改部員以重其任軍興以來嶺海多故戈鋋縱横於蠻洞瘴谿之間估客冒險往還其難十倍於承平時今國儲告匱餉需孔殷而商旅之難如此牧仲兹往其所以裕國課而恤商困者可不加之意乎然此固牧仲之所優

為者也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真誠之意動輒
曰時不可為也事多掣肘也牧仲之在刑曹一副郎耳
每慮囚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偽稽之律例有求
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色
力爭即豐鎬舊臣亦諒其真誠改容而敬禮之雖不能
盡如己意其所全活者亦多矣今其視権也由司寇推
舉
天子臨軒而遣之授以專勑其體為京朝官與督撫藩

鎮不相轄也非若部郎之多旁掣其肘者也吾嘗謂司權政者禁胥役之需索信放闗之期會則商不病杜豪強之夾帶絶權貴之請託則課不絀而其要在律巳嚴而綜核慎此皆牧仲之所優為者也而余之所望於牧仲不盡於此焉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古人宦轍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為首務其所為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也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略足以匡時有精苦之志有沉深之謀此其人必

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遯世無悶或浮湛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西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人乎余昔叅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休歸里寧都有魏冰叔兄弟與彭躬菴邱邦士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藏交修不求聞於世余爾時雖粗知其姓氏未能悉也今得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為人屈指當日已二十年矣河山阻修光陰荏苒惟有浩

歎而已天生人才無間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妝仲更從冰叔益求知所未知焉勿如我之過時而悔也

還

朝以此為使歸之獻則妝仲之所以報國者深矣

送汪檢討奉使琉球序

國家威德誕敷臣服萬邦大荒之外日月之所出沒罔不梯山航海貢琛獻貝象胥之傳譯為勞鴻臚之贊引不給琉球為東南島裔奉職尤謹自定鼎以來朝會之

使數至康熙二十一年中山王世子遣陪臣來請襲封
天子嘉其守禮惟謹下廷臣會推可使者以名聞僉曰
檢討汪某學行足稱儀度俊偉以充正使必能光照下
國
天子曰可賜麒麟服璽書金册臨軒遣之汪君既受
命上書陳使事皆所以昭
聖德重國體
優詔悉付所司余方與汪君載筆史局晨夕共事今一

旦乘傳出都宣布
天子威徳於海外萬里之邦公卿大夫相率餞焉余何能無一言以贈竊以聖人論士必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春秋大夫如叔向子產之徒皆以辭令增重鄭國夫友邦聘問當時猶難之至天王使於侯國必大書特書誠重之也而二百四十二年無貶詞者葢鮮焉按史稱琉球植棘為籓以盈虛為晦朔以草木為冬夏隋唐以後屢興師討之賔服無聞至明初不煩軍旅輒遣子弟

讀書太學策名朝廷彬彬為守禮之國豈非文德來遠之效哉今國家湛恩汪濊不寳遠物而汪公學古通今識體得宜尤長於辭令廷臣此舉為得人矣夫叔向子產皆以博物著聞世固未有學無本原而能專對不辱君命者也以汪君之學茲行也必能使其國君敬信而悅服上以增

天朝之重而益堅其服事之心且使環海後至諸國不煩樓船橫海之師而聞風景附稽首來享後世傳之為

奉使者所取法焉君之功亦偉矣哉余㭿守史局汗青無日因念司馬子長周遊天下歸而作史記然猶未至海外也君涉海萬里而至於其國波濤浩淼極天下奇詭瑰瑋之觀非僅僅空同江淮會稽禹穴者比歸而筆挾風雲上下千古當有過於子長者余與同人執筆以俟之

惠母陳太君七十壽序

余與長洲汪鈍翁先生同直史館因得見其所與遊者

而惠元龍稱最賢云元龍博學高才為文章有榘度交遊多名公卿顧獨時時過余邸舍論文常至日昃不倦將南歸持鈍翁所為母陳太君壽文示余再拜言曰吾母年七十遊子入京華欲有得而歸以為母榮也乃今葛衣敝屨持殘書數卷登堂問起居外愧無以為母歡吾母高節淑行與吾師同里閈知之為悉敢邀惠得君一言以慰吾母庶幾為遊子進一觴焉是君之賜也余既雅重元龍又嘉其意懇懇展卷讀之既畢而告之曰

太君之德盛矣然元龍欲慰太君也交遊中名公卿操文章之柄者衆矣迂拙窮老不合於時莫余若也何足為元龍重且自聖賢之學不明而功利之習日熾父兄之望子弟者不越富貴利達使子弟登高科躋膴仕與馬赫奕賓從雜遝遂快然自鳴得志不暇問所從來葢世俗之陋久矣婦人當尤甚如此則元龍以不遇歸即攜名公卿文章數十軸日誦太君之前有拂然不樂耳況迂拙無用於世如余者乎乃今觀太君則有異事姑

孝謹滫瀡必親又有樛木逮下之德斯已賢矣前明之季勸太翁律和公曰時事可知公能師伯鸞高義妾請椎結布衣以從遂偕隱龍山東渚躬自操作不謂尤難乎夫婦人盛年則以貴顯望其夫晚年則以貴顯望其子人情也太君志行如此若不知人世有富貴利達者豈以其子登高第與馬赫奕夸耀閭里為榮乎元龍其可以無愧然吾謂從來母子之賢亦交相成也有陶母截髮而後侃功業聿著於晉代有歐母畫荻而後脩文

學冠於宋室此有母以成其子也然必有侃之功被八州而後陶母之截髮始顯有脩之德重三朝而後歐母之畫荻始聞是又有子以成其母也太君之所以教元龍者余未及聞然即其勸勉太翁者觀之諒必有在富貴利達之外者既已無慚於二母矣元龍其益勉之元龍博學高才譽望隆於時貴顯行有日矣他日立朝著當思有所建樹無愧陶歐則所以壽太君者仍在元龍而不在祝頌之紛紛也請以此言告之太君或亦開顏

而進一觴乎

徵君孫先生九十壽序

康熙癸丑徵君孫先生壽登九十嘉平月之十四日為懸弧之辰睢陽門下士暨平日私淑先生之教者若而人將渡河稱觴於兼山堂下斌再拜頓首而言曰人生百歲為期先生年踰耆耋步履輕翔神完而氣固著書未嘗以寒暑輟弟子執經請益者趾錯於户應答終日無倦容竊念自古九十好學弗衰者衛武公而後不過

數人耳先生之壽殆天之有意斯文與夫壽者假百年以為萬古者也道體流行萬古不息非人則道無所寄非聖人則道無以行非天假之以年則聖賢凝道之功或未能深詣其極而造化之流行於萬古者不能盡屬之於我故此身者百年之物迨功力積深充實光輝上繼往聖下開來學則百年而萬古矣孔子以天縱之聖自十五志學猶必至七十而始能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道無止境則學亦無止境使更假以年必有日進不已

者特後之學者亘千百年不能證取從心不踰矩之真境況能知其進此者乎使孔子年未及七十而止則後人必以知命耳順為學問止境矣使顏子而有夫子之年則所謂未達一間者其終於未達歟夫壽之可重也如此哉先生蚤年潛心濂洛之學以孝親敬長為根基以存誠去偽戒懼慎獨為持要出門定交與蒼嶼廓園蓼洲諸君子議論往復以砥柱中流自任浩然之氣百折不回會璫燄熾張諸君子並罹鉤黨平日交游身都

通顯者皆閉户掃軌噤不敢出一言而先生獨不避虎
獿力為營救當其時岌岌瀕於難矣而卒恬澹無恙也
今氣運剥極而復
興朝定鼎崇儒右文先生讀易百泉韜光斂耀静悟淵
思德益卲而學益邃徵書歳下纁帛屢賁巖阿至朝虚
祭酒之席以待而先生鳳隱愈高公卿藩臬擁篲到門
執弟子禮先生與臣言忠與子言孝鮭菜苦茗常至更
闌燈灺猶娓娓弗倦或千里書札問難為之條分縷析

無不人人各得其所求有初接者才品高下即衡量不爽與之言論輒中隱微若久與處洞悉其生平者即秦越人之視病不是過也回視數年前學問必有日進月長可自證自勘而非他人所能識測者矣今天下理學蒸蒸而起詖行淫辭之習漸以消磨謂非先生倡率鼓舞而然歟蓋昔年處運祚之終而今日當風會之始處其終者與羣賢聲應氣和不能奏廓清維挽之功當其始者碩果獨存靈光巋然千百年正學之傳手闢叢

而立登康莊固知天之厚予大年者真非無意也衛武公耄年進德淇澳抑戒之詩風雅傳焉先生結廬衡門與淇澳百里而近請以金錫圭璧之章為先生一侑觴焉是為序

慕建六忠祠序

睢城西門内舊有六忠祠祀唐中丞張公太守許公以南雷姚賈四公為配廟貌赫奕春秋官屬奉祭惟謹壬午黄河決城祠沒於水後土人竊其地改建尼菴六公

棲神無地過者悽愴於今二十有餘年矣唐自禄山犯闕明皇西狩令狐潮尹子奇輩鴟張梁宋間名城巨郡望風納欵者恐後張許二公獨率二千殘羸之卒憑孤城遏三十萬之彊敵以保障江淮其精忠大節至今八百餘載天下學士大夫以及牧豎耕夫皆能道之吾州在唐為睢陽屬邑張公初守雍丘移軍寧陵許公以睢陽太守迎入則我州亦張公所往來提戈揮兵處而廟祀不立烝嘗無所甚非所以妥侑忠魂曲奬人心之義

也況逌來琳宮梵宇所在金碧莊嚴而六忠祠無議及者左道日盛大義不明有心世教者不禁為之長太息也今文學黃君於舊祠之西施地一區謀建饗堂三楹重門兩廡期復舊觀但力薄費繁尚賴羣公共成盛事人倫天道明訓昭垂凡具秉彝應有同志務俾規模敞組豆一新薦紳襟裾登堂拜謁見日星之常存凛英魂之如在四方君子軒車過之亦知吾州人士識所重輕不至崇異端而忘大義也

賀王叔平進士序

余少時聞先大夫言柘城雪園王先生今之大人君子也心竊嚮慕之及通籍後先生為御史按兩浙余見於雎陽郵署先生握手與語娓娓不倦所以訓勉之者備至出所著傳習録定志諸論及詩文數十帙見示余受而讀之不敢忘前年遇先生子叔平於商丘氣度渾金璞玉不自矜飾居然有道之容其所為文高潔簡練得大家之遺余竊歎賢者之後必大於先生益信矣已酉

叔平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里中親知將修羔酒之儀而問言於余余不佞年來於世故酬贈之文謝絶久矣顧以為少時知敬愛先生親聆謦欬二十餘年矣今幸見叔平捷南宫何可無一言以賀夫諸君以為一第足重叔平乎自有制科以來登高第者何限也然有布褐終身而風采照耀今古或身躋巍科而碌碌無所表見二者其為人輕重何如也從來言道德者必推濂洛闗閩五先生中濂溪伊川未登進士明代理學推薛王陳胡

四先生而白沙敬齋亦未登進士可見甲第者特士子致主行道之階而非所恃以不朽者也何足以為叔平重吾之所以重叔平者亦曰能法雪園先生而已矣先生之令交河也畿輔近地值貂璫縱横之日他人皆束手不敢施為先生獨毅然不畏彊禦嚴地畝清郵傳弭盜省刑治行最著及入掌柏臺正色端笏議論侃侃按轡所至奸弊杜絶尤孜孜以延攬後進講明性學為務自浙東歸舟中惟圖書萬卷而已叔平學行得於過庭

者久於書無所不讀而能守之以謙於海内名士無所不交而必歸之於正自茲以後必能舉先生之所蓄而未發者措之天下矣是可賀也吾聞先生之學以王文成公為宗文成良知得於真修真悟當其折權黨於方熾定大變於呼吸無非良知之妙用羽書旁午講書不輟是豈勉彊者能之乎彼山農汝元之徒剽竊影響張皇自恣卒來世人之譏夫文成平生行事皆可對之天地後之人果能彷彿萬一焉否也叔平承先生之志進

而取法文成必能躬行心得一洗世儒之陋今見用於時天豈有意斯文乎是又可賀也余受先生指誨稍知端緒今之所以期望叔平者亦所以仰答先生之意也若侈揚家世門閥之盛徒為諛詞而已則吾豈敢

送徐電發序

徐君電發以徵辟官禁苑文章詩賦在香山涪翁之間常請假里居門庭蕭然還署未匝月遽謫官去同朝士大夫多太息賦詩以贈其行余方病杜門謝客不能出

郊一送又怔忡不能為詩無以為雷發贈乃強起邀至小亭酌酒而告之曰人生豈必以一官為重哉古之賢者宦跡落寞而聲名表表於後世者衆矣如君之才固不以官之崇卑論也吴中山水清妍多隱君子君往從之相與究性命之微探濂洛之旨必將斂華就實超然自得道德之歸有日矣豈止以文辭擅長乎余違夙好潦倒中外精力頹然而勢不能遽去即幸而得請而舊學荒落無所進益百年碌碌良可歎也人生紬於此必

伸於彼君不得志於時矣必有聞於後君其勉之雹發

曰諾爰書以誌别

湯子遺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湯子遺書卷四

工部尚書湯斌撰

記

乾清門奏對記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上御乾清門　斌侍直

命錄平日詩文進覽斌奏近因纂修

兩朝聖訓及明史所作詩文甚少

上曰即舊作亦可四月初九日斌遵

旨進所著文十篇詩十首

上召至乾清宮閱首篇籍田頌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時事汝為庶吉士時作乎斌對曰是次閱

十三經註疏論二十一史論至春王正月辨

上命敷陳大意斌對曰春王正月四字春秋本自明顯

後儒議論不一有言周改月兼改時者有言改月不改

時者有言時月俱不改者臣以春秋本文斷之時月俱

改之說為是如冬十月雨雪二月無氷在夏時原不為
異又僖公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
者子月也此改月改時之證也胡安國言夏時冠周月
臣以為不然行夏之時聖人平日論道之言春秋者聖
人尊王之書以夏時冠周月非為下不倍之義
上頷之又擬漢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詔
上問此詔何為而作 斌 對曰此漢元帝時事臣散館時
世祖章皇帝御試以此命題臣蒙

恩授檢討之職又

命述學言篇大意斌對曰自周子至朱子其學最為純正精微為儒者標準後學沉溺訓詁殊失程朱精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學正以救末學之流弊但語多失中門人又以虛見承襲致滋後人之議臣竊謂先儒補偏救弊各有深心願學者識聖學之真身體力行久之當有自得徒競口語無益也

上復頒之潼關城樓刻詩記睢州儒學記嵩陽書院記

贛州府志序

上一一覽訖詩十首逐字看過至末首有年老才將盡

憂多道轉親二句

上佇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斌對曰臣幼遭亂離

半生在憂患中嘗隨事體認於道理轉覺親切詩詞樸

拙不勝惶恐

天顏和霽從容顧問晷刻頻移

聖主優禮儒臣爲

國家重事微臣才力短淺無由報稱愧且懼焉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濯錦池上明末黄河决城遂淪於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城南民舍地甚湫隘殿廡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才仰承

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陽水

環如璧羣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殿
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啓聖名宦鄉賢
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丹艧應圖合禮其相規制
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正魏君也既訖工公率鄉大夫士
行釋菜禮而屬余為記余不獲辭乃言曰修學有司職也
諸生之游於斯者亦思所以為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
抑徒飾文辭溺訓詁冀苟得利禄以夸耀一時已乎夫
朝廷廟學竝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為宗也夫聖賢之學

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必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彊不息遂至與天為一耳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以及顏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同揆也是以行無轍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

之表而非從勳業文章一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
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於心先後若
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
之間則為己功疎屋漏難慊即著書滿家於道無當也
惟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
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
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為
天德發之為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

也然有難言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欲之根難斷巧
僞之術益工苟非秉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
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蹻跖同歸大禹之所以
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不以此歟若曰吾
志在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計焉是視聖賢六
經秖為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
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絶欺憂國奉公不幾負
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進互

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

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

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廵狩之禮冬十月

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誡有司還至曲阜祭先聖廟

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

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宫頒賜

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乂時　斌奉
命撫吳祗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頹圮明倫堂岌岌
欲傾慮無以仰承
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
蠲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亟勉襄事杗棟櫨桷楹
礎之殘缺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
之久廢者興之締搆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
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千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

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　斌奉輔導
東宮之命瀕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荅
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説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於千

百且其時舉選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
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
無茍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
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
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
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
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
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為

二傳葢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道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騖乎其名而致力

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
謹誠偽之關則富貴貧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
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為枉
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朴毋華
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
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為議論
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為政事
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為真

經學其斯為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為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為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示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為本當時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傚也所以佐成

聖朝之治化者余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為記

潼關衛儒學重建啓聖祠記

學宫之有啓聖祠也葢本宋熊禾明宋濂諸公之議而嘉靖間張孚敬請而行之者也父子祖孫德不紊倫祀不紊序其於典禮可謂至矣然吾於從祀諸賢猶不能無議者考之家語七十弟子中孔弗字子蔑史記作孔忠通典作孔忠大抵字畫之譌自為一人本孔子兄之子於子思為從伯叔行今子思配饗堂上而子蔑列之廡下於禮未協程敏政曰學宫雖傳道之地未有外人

倫而言道者則子蕿當從顔路曾晳之後移祀於啓聖祠雁行伯魚可也又聖道傳授獨稱曾子而名不列於四科蓋四科十子皆陳蔡相從之徒魯論追而記之自唐宋以來顔子配饗因進曾子以補其末後以曾子配饗復進子張以補其末則是四科諸賢後之人皆得下而上之出而入之矣然傳記所載有若立言明道動協規矩孔子既殁弟子欲事之如師公西華嫻於禮儀原思清静守節貧而樂道宓子賤愛人親賢名齊君子子

羔克執親喪遇變不惑南宮适捫舌慎躬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孔子俱亟稱之夫六子之賢不下於冉有宰我輩而終不得列於十子之後陸沉七十子中側居廡下吾不知其相安否也葢四科十子既為陳蔡相從之徒原非杏壇一定之格以之進曾子可也以之進子張可也以之進有若等六子亦無不可也余記建啓聖祠而及兹議竊自附於熊宋二君之後庶幾於典禮少有裨哉

嵩陽書院記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峰秀矗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為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

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黄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

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菴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為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捐貲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湢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壎以興起斯文為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菴作書屬余為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菴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

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
論語當時及門稱顔子為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
今所記不過問仁為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顔
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
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謂博文而克己復
禮之訓即所謂約禮歟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
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
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

為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為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為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

十而後知天命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為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為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於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

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

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

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

在利禄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

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

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

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為窮理未免沉溺迹

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

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為真

得非黙識本體誠敬存之緜緜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

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

易言哉逸菴之學以主敬為宗以體天理為要可謂得

程朱正㫖矣我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

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

紀於逸菴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

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慶都縣堯母陵廟碑記

堯母陵在慶都縣城東門內封之盈丈陵之前有廟焉慶都於漢為望都張宴曰堯山在北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為名迨金元乃更今名考秦始皇七年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則其名邑古矣堯母陳鋒氏或曰陳酆或曰陳隆為帝嚳第三妃見於史記見於世本見於大戴氏禮記堯以唐侯升為天子始封於唐皇甫

謚謂中山唐縣是也故山曰堯山水曰唐水城曰唐城池曰唐池謚又言望都山堯母慶都之所居邑既有堯祠思堯之德畏其神追祀其母固其宜爾歐陽修以史記地志諸書無堯母葬處得漢建寧五年成陽靈臺碑文曰慶都仙沒蓋葬於兹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祀遂定堯母葬處在成陽而郭緣生述征記有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母慶都陵䨓是則堯母

之葬在濟陰可據矣雖然成陽之碑稱葢葬於玆葢也者未敢信之辭堯既封於唐矣母之終安知不於唐葬之故土而妥其魂魄焉此亦事理之可信者也廟凡三楹列以兩廡康熙二十四年秋天久雨廟圮水穿陵露穴知縣事錦州蔣侯國楨出俸錢治之以磚築陵之四旁外設重垣塗飾廟貌建坊於前題曰堯母陵余自江南奉

名入都過之請余為文勒之石余按帝嚳妃十人堯母

之外其著者有邰氏有娀氏詩言赫赫姜嫄有娀方將是巳娵訾氏常儀生摯鄒屠氏生八英羲和生宴龍當時卜其四子皆有天下而有邰生棄則云履大神跡有娀生卨則云鳦遺卵吞之其事甚怪或以為釋經之誤至於堯母更謂其覩於三河感赤龍而生堯何其誕也以堯之神聖則其母之遺蹟固不可以不治也因俟之請述所聞於古者兼為神絃詩俾俟歲時授工歌焉辭曰

帝高辛兮十其妃伊堯母兮降斗維歲閼逢兮涒灘丹陵側兮三河千震夙兮生子望舒盈兮十四析土兮陶唐望都山兮母之鄉千秋兮萬歲思帝懷兮罔替列祖兮執籩薦馨香兮毋前靈之來兮繽紛霞輪囷兮黃雲靈之逝兮婀娜從彤車兮駕白馬覡舞兮巫歌會鼓兮傳芭陵不崩兮廟不改邦人祀事兮永久

重建漢太尉楊公饗堂碑記

華陰城東三十里有漢太尉楊公墓按本傳公於延光

中為太尉以忠直被放歸飲酖卒於夕陽亭順帝即位
門人虞放陳翼詣闕追訟公事詔以禮改葬公於華陰
潼亭祀以中牢此即其地也余以丙申備兵潼關獲展
謁墓下見兵亂之後堂基頹廢周垣盡圮蔓艸荒煙碑
版縱橫愾然而歎者久之會歲歉未遑興作越明年謀
於縣令起而新之為饗堂三間峻其垣墉旁廡屏門渠
渠巖巖碑碣之仆者起泐者續役罔妨農財匪帑出兩
閱月而告成余嘗讀漢史至公事未嘗不嗚咽流涕云

蓋漢至安帝而亂甚矣王聖以保姆之勤與女伯榮出入宮掖金吾常侍轉通貨賂至劉瓌一配阿母女得襲侯封下詔為起津城門内第舍連檻刻棟窮山採石車駕東巡寘然不顧當是時公卿大夫奔走貴戚惟恐不及而公欲以區區一掌力挽頹波抑亦難矣夫地震星變天之所以誥誡人主者乃反借以收太尉印綬何其謬也或有咎公以不蚤去者嗚呼大臣之義不可則止豈公之賢而不明此乎蓋公以自高祖來楊氏世有功

於國而公位列上相職匡社稷誠不忍見主心惑於羣小
冀殺身而君或悟也當其時去光武明帝之世未遠使
帝側席悔過慨然於建武永平之丕績屏絶寵倖委任
忠直則東漢之隆尚或未艾觀其語門人諸子雜木布
被數言千載而下誰不為之慼泣者乃能致大鳥之祥
而卒不能回安帝之聽此漢祚所以不永而公之無可
如何者也於戲傷哉雖然公歿後子孫相繼為太尉若
秉若賜若彪竝著清節衛主於崎嶇危難之際使卓操

輩睥睨神罷而不敢舉直至剥撓數極潛移運祚士君子猶有感其遺教甘覆折而不悔者謂非公之餘烈使然鄉儒者不察猥以潛身遠害之道議王臣匪躬之節吾未見其可也夫太華函谷之間由漢以來勲業著於當時名字勒於彝鼎者衆矣然皆湮滅無復睹記所遺墓宮至有牧豎箕踞嘯傲於其上鄉里後進不知有斯人之墓四方游士驅車過之亦無有肅然而起敬者公自改葬以迄於今雖屢經變革祠宇常有傾圯而子孫

環廬錯處歲時祭祀不輟今余一倡而鄉士大夫嚮應恐後四方君子登其堂覽其跡者想見公之風聲氣烈猶低徊留之而不能去嗚呼是可以知公矣

潼關樓刻詩記

潼關古桃林地也太華峙其西崤函踞其東泰山迴合萬峰刺天河渭屈盤千壑奔會崖谷崗嶺環抱叢倚道路狹峻車馬如東真天造奇險為秦關閫漢唐以來莫不倚為巨鎮以資屏藩兵火之後城垣傾圮樓櫓半缺

廢址荒煙過者為之躊躕而悽愴順治十三年斌奉
命飭兵茲土自顧庸非不足當斯重寄恒惴惴自恐仰賴
朝廷德威遐被數千里外如在輦轂之下故承之三年
兵彊吏馴士習民安乃謀寮屬重建城樓貲皆蠲俸
役囙妨農工既成集古人過關題詠之詞自唐明皇
以下凡一帝十有八人為詩二十九首刻於東門樓壁
嗚呼當明皇停鑾關上與侍從唱和其時君臣樂豫海
宇清寧登高蹋岱勒石銘功可謂極盛未幾而漁陽變

起雄師告潰關塞失守六龍西幸豈山河之險不足恃歟抑成敗之故皆自於人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有國家者修德以懷遠和人以守國則雍容樽俎偃戈休甲彼放牛歸馬之盛此非其故墟哉後之君子登斯樓也眺山川之雄勝覽昔人之咏歌古今興衰之感制治保邦之要亦可以慨然而思矣

重修乾明寺碑記

睢州城西北隅有寺曰乾明按通誌元至正元年建考

元人碑記云國初寺基河患方橫則在元即重修非初建矣或曰寺在唐宋為楞伽禪院蘇文忠公於紹聖元年將適嶺表過雨信宿於此書松醪賦後人為之建亭刻像鐫賦於石文士往往構别業於旁其地有林木水竹之勝河屢遷湮沒不常其沿革未能盡考也余幼時來遊見壁間有高子業吳明卿題字皆擘窠大書遒媚可觀餘不能盡識意以坡公遺蹟故來遊者衆歟寺東南有斷塔欹側如將傾者明崇禎末以寇亂毁塔得石

記言塔去則河當徙城當廢土人異之未幾壬午三月闖賊破睢州九月河決汴梁水由寺北隄口入直灌州郡舊城遂廢石記歷歷皆驗豈區區一塔果關興廢歟抑偶然歟或物之成毀有時精易數者類能為之非甚異事歟城陷後值鼎革未暇言治河遂為巨浸者七載吳越荆楚之賈高檣巨帆出入城郭闤闠間余嘗乘舟過此見蒲葦蓮芡一望無際白鷺飛鳴與漁歌相答鐵佛像斜立波濤中嗟歎者久之順治十七年河治地出僧真元募

資建大殿三間棟楹堅壯像設具備僧院禪堂次第畢舉介袁進士烋生請記久未及為其請益力聞形家言此寺於州風水有裨余未習其說然州地最窪下寺當河衝歸然峻峙有獨障狂瀾之象形家言或不謬又州以屢湮故古蹟蕩然此寺建立數百年滄桑陵谷變幻無常而樓閣莊嚴壞而復新當紹聖改元正坡公遭讒放逐之時游戲翰墨不怨不慼風流猶可想見彼張商英趙挺之輩果安在哉其荒墳斷碣亦有過而流連者

乎寺東錦水淪漣西則古城長隄煙柳映帶南望雉堞樓臺參差如畫可以備詩人之吟眺而鐘魚磬板經聲梵唄繚繞於曉風殘照之間於以消塵慮而發深省不可謂非真元之績也若其年逾七十精神強健事必期其成功必要其久乞言專誠十載弗懈此亦足激發吾黨何忍以廬居火書之論却之故為之記

田烈婦孫氏殉節碑記

烈婦孫氏歲貢生脩光之女性貞靜通女誡大義年十

七歸處士田雲龍雲龍躬耕自給烈婦荊布操作相對如嚴賓康熙六年夏酷暑雲龍行吟潭上解衣游泳雨後水大漲遂溺死烈婦撫尸長號盡鬻簪珥之屬治二棺先以一殮雲龍遂自縊家人亟救得甦其父勸慰曰汝父在獨不相念乎烈婦曰在家從父既嫁從夫禮也從一而終古之訓也夫亡與亡計之熟矣其父無以難第令諸娣姒防護之烈婦哀泣勺水不入口見防衛且密乃紿曰我今不死矣須葬後再為計也與諸娣姒營

喪事至夜分諸娣姒大半睡去烈婦呼之醒曰若不懼
我死乎因與之長談至四鼓盡諸娣姒困不能支皆熟
睡烈婦遂自經夫棺側葢六月十九日也睢陽之人無
遠近皆知田氏之有烈婦也孫氏之有賢女也縉紳儒
林歌詠之郡大夫式其廬里人相與醵金立石而請余
一言傳其事竊惟夫婦大倫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
庸德宜若非人所難者然詩三百篇以節著者共姜一
人而已春秋去古未遠二百四十年之間全節不失婦

道者惟紀伯姬何寥寥也茲觀烈婦亦何忝焉今
朝廷方敦崇節義佇看太史採風
綸音寵賁勒之青史以為彤管光或輶軒失採而刻銘
道周芳魂靈氣猶將翺翔茲地土飈木孌亦知呵護此
石永不顛躓即星霜遷易歲月滋古蔦蘿蒙翳苔蘚剥
蝕好古之士摹而傳之可以補史氏之闕而烈婦姓氏
終以不没於世則世之砥行礪節者無慮湮滅不彰矣

重修中州會館記

中州會館在宣武門之左舊為梁司徒公別墅所謂銀灣曲也順治十四年同鄉官都下者捐貲購得改建會館宗伯薛公為記其事歲久漸頹屢議修治以艱於費弗果越康熙十八年秋地震傾圮殆盡時都諫王君子厚方主館事捐俸以倡同籍各輸金有差鳩工庀材中翰王君三雪身董其役再閱月而訖工於是鄉之諸大夫士置酒其堂謂不可以無記而屬文於余余謂國家畫十五方域而京師其都會也凡鄉之仕於朝者官

階之崇卑職掌之鉅細繁簡不侔也分曹治事有朝會而外終歲未嘗過從者矣其官於外或數百里或數千里聲聞不相通有一旦以奉表述職而至者矣有貢舉於鄉以應試謁選而至者矣亦有京朝官出秉節鉞備藩臬郡守之任倏而數百里數千里聲問不相及者矣幸而聚於一時則歲時伏臘會集讌饗於同朝事主之時修親睦鄉曲之義豈不謂行古之道乎都諫斯舉洵為知所務也余更三復宗伯之記稱述吾鄉先哲

若李文達劉文靖之相業顧軒兩都憲之清直馬端肅許襄毅之事功何文定崔文敏之文章氣節屬望後人希慕風烈交相砥礪不在飲食燕衎相徵逐用意可謂深且厚矣余謂諸公德業蓋有所本亦在其學而已中州文章莫盛於昌黎其學闢佛老崇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論者以為精微之藴猶有未究其極者至兩程子出獨深探原本窮理盡性接千古不傳之統故程子者實儒學之大宗而鄉之後進所當奉為準的者也若許文

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興元太平之運而明之曹正夫倡道崤澠距邪閑正居一代理學之冠其後尤季美孟叔龍紹述於洛西魯正卿呂叔簡振興於宋郡呂忠節闡繹孝經賀景瞻發明春秋劉文烈力任風教大節皎然數君子皆不惑於功利權謀詞章技能之習而確然有以自信者也誠得其所以為學以之事君必忠以之事親必孝以之交友必信於前修之事功風節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夫程子之學以至誠為聖功之

極以主敬為入德之要凡與斯會者揖讓進退必準於禮可否然諾必揆諸道敬存於心貌恭非敬也敬而後能誠非敬無以為誠也以此交修弗怠庶不墮先哲之遺教於以勉盡職業報朝廷之知遇非徒講鄉曲之情歲時伏臘聚會燕好之數數也古人無在而非學故敢推廣前記與諸君子共勉之

重建信陵君祠記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在上方寺之右雲杜李本寧宗伯宦梁時所建也崇禎壬午沒於河今
國家承平三十年廢典漸次修復而信陵祠獨缺永平韓子客游梁歎曰茲非魏都耶夷門之墟猶有侯嬴朱亥若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以監門市屠老耳巖穴不乏人能識人不恥下交者世不數見也於是偕寺僧即其祠地土中求得雲杜故碑醵金建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子又曰侯生猶魏產耳若毛公薛公固生於趙為

平原所簡賤而羞與為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言趣駕救魏率五國之兵敗秦師至函谷關而還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產而不祀非闕典歟補主列侯朱之次旌功也所謂禮以義起者也工既訖請於官春秋致祭復選石刻史記魏公子列傳立祠中過睢陽請余為之記余酌酒與韓子曰君燕市布衣也未嘗綰綬分符有修復舊典表章古烈之任者也何汲汲為此得無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

遇與信陵曠世而相感乎夫信陵豈獨以好客重乎秦之併六國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魏為脣齒而魏與五國為藩維信陵用兵雖太公穰苴無以加焉使當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至折而入於秦即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下士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托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於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卒其亦不忍見天下之遽歸於秦而求速畢一朝之命乎李牧死而趙亡信陵死而

魏亡始皇之肆威於海內天也漢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祀之也其亦有見於此乎信陵墓在揚州門外河流變遷湮沒不可問矣此祠之建其不可已也遂為之記韓子名鼎業字子新博學好古慷慨有大節此祠之建其一端云

星聚堂記

昔東漢陳太丘過潁川荀朗陵家太史奏德星見其占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至今載諸史冊千古傳為盛事

吾謂太丘修德清靜進退合度可謂賢矣至荀淑博學高行其子號曰八龍然爽或並濡跡亂時有遺議焉何至上動天象哉疑當日諸公雅負重望一時傅會為之蓋東漢標榜之習則然未必盡有其實也徵君孫先生隱居蘇門之夏峰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嶽夏峰去孟城里許郭子駿臣別業在焉當風日清和先生命駕往遊諸門人執經問難郭子載酒具饌以從蓋若堯夫之行窩云堂舊有題扁以避御諱先生為更之曰星聚顧謂

斌曰汝其記之斌謂先生孝友篤行當逆閹竊柄正人淪陷先生周旋其閒脫然黨錮之禍似有類於太丘而道德純備不樂仕進不為僻隱憂天憫人守先待後則非太丘所能彷彿萬一也郭子先世宗伯大叅兩公清德直道炳耀前朝公隆公望克紹家學兩河詩禮名族首推郭氏亦似非荀氏所敢望昔漢高入關五星聚於東井宋太祖時五星聚於奎井秦分也奎為文章之府漢宋兩朝人文最盛已見於此儒者師弟相聚洙泗而

後一聚於河汾再聚於伊洛至元初姚公茂許平仲趙仁甫竇子聲共聚百泉之上獨劉静修家容城然聲氣亦相往來不可謂非聚也先生生静修之里而隱於蘇門一時學士負笈從遊無異隋之河汾宋之伊洛也夫天人一理人之精神原與天地相通故嚴陵動客星之象處士應少微之占賢士聚於下則德星聚於上理固然也將見司天占象室壁奎婁之間當有五星聚矣彼潁川之事何足云云祗庸陋無足比數追隨杖履於斯

堂之上以與郭子遊亦不敢不自勉焉

三聖廟碑記

睢州城東南三十里曰黑龍王廟不知所自始相傳昔時黑龍見因廟祀雩禱輙應萬歷中河水暴溢有關帝像沿流而至土人祠於其左後又立廟祀真武三廟鼎峙而黑龍王廟最久故名特著廟旁村逕窈折茅屋數十家務農桑無市販之習茂樹千章幽若林麓從叔父九式公愛之遂卜築焉嘗携門人子弟讀書廟中睹棟

宇毀頹醵貲新之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載叔父墓木拱矣從弟鎬慮無以承先志礱石請余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無暇秋月卧病經旬懼負宿諾乃馳書告之曰叔父卜葬於此也固愛其土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税也而其人知讀書重禮義則叔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去惡也夫讀書以明禮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遐陬僻壤無紛華市儈之習以誘其心則必能孝弟婣睦恭敬信讓爭

競不作鄉里無惡如此而受多福宜也昔之盛時有司
常令里民擇寬敞祠宇講鄉約讀律令禮法以匡廸之
神明以感動之故荒村野叟皆有士君子之風令軍興
旁午不暇修舉隆典賢士居其鄉者倣而為之固令甲
之所不禁也鎬欲承先志故亟亟於斯是不可以無記

湯子遺書卷四